

梨园外史

潘镇英 陈墨香 著

张裕 王云鹏 校点



宝文堂书局

梨园外史

宝文堂书店出版

(北京东四八条52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彩虹印刷厂印刷

字数327,000 开本787×1092毫米 $\frac{1}{32}$ 印张17.125 插页2

1989年6月北京第1版 1990年10月北京第2次印刷

印数(压膜) 2,401—3,460册

ISBN7—80030—105—2/I·70 定价 5.80元

《梨园外史》序

人情变幻，世态离奇，递嬗转迁，久而弗泯。大凡可以表现一种组织者，即可形成一种社会。士商工农，在在如是。推之梨园，奚独不然？！溯自唐明皇选曲部伎，子弟三百，教于梨园。声有误者，帝必觉而正之。号“皇帝梨园子弟”。宫女数百亦为梨园弟子，居宜春北院。斯为梨园发轫之始。千百年来，日新月异。道光而后，事迹愈繁。其能久经不敝，当有自来。欲知梨园真况与社会实情者，悉宜记载。盖事必有史，史以纪事。梨园虽小道，安得不谋载籍而听其湮没弗传耶！？兹从友人获阅《梨园外史》，云系合作。所以，叙述事实者至详且尽。彼西哲谓戏剧小说为开通社会之利器。梨园则戏剧所从出，“外史”乃梨园所由传。斯编一出，当知其不胫而走，梨园后起览之亦不至数典忘祖矣。乙丑正月穉公序。

《梨园外史》序

剧曲可以自娱，士大夫逢场作戏，固无不可。第自谭鑫培、梅兰芳以技艺姿容博得流俗之欢，积金钱至巨万，而世之青年，稍谙宫商，因之即欲置身优孟。得者固不乏，失者则比比矣。噫，彼亦未悉梨园之隐秘耳！使其早知此辈奸黠巧滑，曾牛鬼蛇神之不若，将引避不暇，孰肯陷溺其中耶！今《梨园外史》专叙伶人故事，虽语多褒扬，然对于奸黠巧滑者，秉笔直书，不稍宽假。则凡热心优伶者，取而熟读，当自觉悟，而深悔其立意之谬。此与禹鼎象物，何以异哉！仆于斯道，沉酣有年，展玩斯编，有不能不动于衷者。因志数语，以当弁言。包丹庭序。

《梨园外史》序

戏剧之道至于今日，可以谓之极盛，然其衰弱之机，即于此中伏焉。盖缘伶人举动大都以意为之，而于先正典型，不求甚解，遂至技艺有退无进，不亦大可悲乎！仆家世业伶，于前言往行，曾稍稍识之。每欲取其可为劝戒者，撰辑成书，以为吾曹之座右箴铭，而使后生晚进有所则效。因年老才庸，又方从事于律吕之学，兼以制作曲谱，无暇及此。不意竟有先我而为者，则此《梨园外史》一编是矣。是书作于文人学士之手，纪事精详，出言典雅，非吾辈可以赞一词。中间叙清代朝野士夫之事，而以伶人经纬其间，则是书作小说读可也，作清史读亦无不可也。顾有清一代风俗转移，均与伶人大有关系，是知我辈责任重大，自待不宜菲薄。至叙伶人事实，褒多于贬，颇寓隐恶扬善之意。凡属我曹更可以忽之哉？作是书者，与吾友人墨香相善，因来索序，草此以应。不文之讥，当不免云。曹澂心泉氏识于知足知不足斋。

《梨园外史》序

《梨园外史》小说家言也，纪道咸以来伶官故实。其间事迹，询之老伶未尽符合，然其描摹优人之状态，讨论戏曲之源流，至为详细，诚非老于斯事者不能道其只字。纪事小有牴牾，奚足为病！昔太史公传优孟，世且摘其谬误，况此固以稗野自命者乎？施耐庵、曹雪芹之小说，摹绘得神，亦但能得盗贼、儿女之性情耳；至事迹之有无，直同镜花水月。而此书所纪，尚不尽蹈空，欲考梨园掌故者岂可忽诸？方今之世，风俗淫靡，梨园以且为第一流，读此编“胡喜禄扫尽铅华”一章，知作者盖有隐痛焉！余出入伶官之家将三十年，于若辈之情伪，知之甚深，只以赋性疏懒，未克独力撰作。是书之成，实为先获我心，故援笔乐为之叙。墨香氏题。

《梨园外史》序

《梨园外史》是一部小说，但叙的事迹可不全是捏造，不过也不能全是真实。这是作小说的老例，不算毛病。要是同它专讲考据，那便是个笨伯。只看它谈起戏来，前台后台都说的十分透彻，就是事迹不实，那情理可不虚。《三国志通俗演义》是旧小说里最称写实的，然而说到热闹之处，往往不近人情，反不如《红楼梦》、《儒林外史》叙的入理。读书的就不必在真假二字内多加批评了。何况他讲的梨园家世，多半可靠，又焉能说它是假呢？从前人挑剔《品花宝鉴》，不该把些伶人换了假名假姓，弄的他一生技艺都成了虚话。这部书的用心，总算比《品花宝鉴》忠厚的多。那梨园中的古人自此可以多传个千百年，也该含笑九泉了。至于说的唱戏人的脾气，戏的套子，全是些内行话，那作《品花宝鉴》的，梦也梦不见。爱听戏的先生们，岂可不细细的看一遍呢？里面还夹着些先朝掌故，颇有一点孔云亭《桃花扇》的意思，又不止可以考究梨园了。大凡这一路的书，下笔容易写出不干净的话，《品花宝鉴》就是个明证。这部外史，却一句淫邪也没有，并且处处有戒淫之意，实是高的多了。

这书是两位先生合作的，与施耐庵、罗贯中的《水浒》相似，不似毛声山的删《三国》，高兰墅的补《红楼》。可是他两位的笔墨竟能一律，不似施罗的大相悬殊，也不是件易事。我同这两位先生都很熟识。他们的书要出版，少不得我在书的前面写它几句。他们的书传多远，我也可以传多远了。拉杂的错，我自知不免；可是品评这书，自己觉得不大离格。这一篇也只好算是序了。

乙丑孟春陈两石题。

《梨园外史》序

《梨园外史》多叙数十年来优伶先达故事，笔墨点染，足为吾曹生色。慧生后学晚进，何敢妄参末议！然于研究技艺，周知情伪，不无小补。正如儒者读史，亦取其可为鉴戒而已。明镜所以照形，往事所以知今，则是书之有益于吾曹者距浅鲜耶？！作者与墨香师为友，嘱作序文，慧生不敢以固陋辞。爰志数语，尚待就正于墨香师云。时乙丑春正月十一日，荀慧生谨识于小留香馆。

《梨园外史》序

往余客京师，在丁巳戊午间。时逊国未久，故家遗老犹余承平旧习。酒酣起舞，辄述伶工中可喜之事，余为神往。又读友人陈万里五伶六扇图，则兰芳、蕙瑶、蕙芳诸作，咸粲然可观。因叹优孟之中大有人在。彼傅粉墨、饰巾褶、登场顾盼，不过外著者耳，而其性情行谊，有转出士大夫之上者。斯亦奇矣。南归三载，养病白门。陈墨香、潘镜芙以新著《梨园外史》示余，自咸同以及近岁，伶人佚事，靡弗纪录。又出以稗官体裁，排次联缀，一若身亲见之者。譎而正，微而显，非近代文人所能为也。夫声华纷靡之场，士君子易溺也。当其奔走快意之时，固无所用其感慨，及事过境迁，追思昔日之遇，即一草一木，一棲阁，一裙屐，凄然若不胜其依恋者，恋则思，思则悲，悲则彷徨终日，亟谋所以表暴之者。而文亦汨汨乎其来矣。昔人录东京之梦华，记武林之旧事，非独有慨夫鼎革之际也，亦以情动于中而莫能自止焉！虽然，逊清一代中，康熙乾嘉四朝，内廷诸法部，大抵皆梁、魏遗音。今所传者，如《劝善金科》、《月令承应》诸书，其音节犹可想见。自宣宗暨孝钦后好武剧，悦乱弹，于是刀槊刺击之风，遍

行字内，一时乐部皆习黄冈黄梅谱，而云韶供奉归曲悉归删汰。戏剧之盛衰，即天下治乱之消息也。二君于六十年事，述之详矣。咸丰以上，犹有缺憾。他日能赅续成之，如《录鬼薄》、《元语录》例，不更为谈艺者大快耶！因书此以奉二君，且为异日券云。瞿庵吴梅识。

《梨园外史》序

《梨园外史》为吴县潘镜芙、安陆陈墨香合撰，专纪有清一代伶官佚事。详于乱弹，略于昆曲。清代乱弹之盛，始自道光。同光两朝士大夫，尤与伶人相习，其不学者，且奉戏剧为经典，腾笑通人。作者所以偏重晚季，盖有山榛樛零之思焉。然前乎此之有关掌故者，亦多借书中人之口补出，非竟删之。唯若紫稼云郎，昭昭在人耳目者，则不复赘。闲尝考章回小说，传述优伶，以常州陈少逸《品花宝鉴》为最著。然其中改易姓名，往往有削趾适履之弊。此则人名地名大半征实，故不务为深刻。《宝鉴》脱胎《红楼》，此书脱胎《金瓶》、《水浒》，蹊径各别。至叙梨园规矩，《宝鉴》犹多门外汉语，而是编作者，精究剧曲，粉墨登场以外，尤善创制剧本。今之所谓编剧家，当首推墨香。潘君前年已归道山，墨香以独力足成之。故全书潘作十之三，陈作十之七。二人皆奉佛，故不作褻语，亦较《宝鉴》命意正大。墨香熟于晚清政局，书中颠倒宾主，借彼伶官，传兹朝士，用孔云亭《桃花扇》旧例，细为寻绎，微旨自见。又其事迹，多得诸曹心泉口述。心泉为昆曲家老宿，流传有绪，固自可信。昔《简兮》之诗，伤贤者隐于伶官，比兴揣称由来久矣！书将付印，属为弁言，辄述所感。庚午午日阿迦居士李释龛。

《读梨园外史》漫笔

壹园主人

《梨园外史》始于道光之世，所记多乱弹人材。或疑清初之王紫稼、陈紫云辈，其事迹皆彰彰在人耳目，何以略而不书？岂以其昆曲遂削之耶！不知书中表彰昆曲甚力，并极写一笛工曹心泉，则非不重昆曲者矣。其起自米喜子者，殆正以紫稼之徒，诸家载述已详，不欲作此陈陈相因之文耳。为此说者，似未晓作者之意也。

或曰，有正史然后有外史。若梨园，固无所谓正史也。今名其书曰“外史”，可乎？曰：旧传之外，史二十四家，皆记帝王事迹；乃小说家竟有《女仙外史》之作。岂女仙亦有正史耶？唐赛儿本末虽见明史，然他日清史告成，未必不略记晚季朝野沉迷戏曲之故实。则署名外史，奚为不可！且外史者，谓其体裁异于本纪列传表志耳，岂曰正史之附庸哉！刘氏《史通》叙古之作家凡十类，其七为别传。而汉季祢衡、赵云于陈承祚《三国志》未成之前，已有别传流布于世矣。外史、别传相去未太远，不妨先正史而行之。

《外史》所记伶官，无虑千百，而皆实有其人，无一子虚乌有，非特不类他说部之诡托姓名，即罗贯中之《三

国演义》，尚不免真伪杂陈，不能与《外史》同日语也。唯事迹不无点染之处，要亦未甚失其本来面目。左氏依经作传，犹有人议其浮夸，况小说乎？

《外史》多记燕京风土，与孟元老之《东京梦华录》、周密之《武林旧事》，用意略同，而偏于民俗，则可以补朱彝尊《日下旧闻》、孙承泽《春明梦余录》诸书之缺也。

说部记佛氏，多失其真。盖不阅释典，但信村巫之说耳。作《外史》者，则深于佛教，故其所述均无背谬。视纪晓岚《阅微草堂》五种笔记之似佛非佛，相去远矣。而不侈陈灵异，益见其气象之庄严。昔杨仁山先生曰：佛教之理，平实而已。《外史》殆能得此意者欤！

《外史》事皆琐细，故多用顺手插叙之法，读之似不经意，实则落笔时极难措手也。《石头记》之文章，固妙绝千古，而语皆虚构，可以任我挥洒，不似《外史》之多系实录，布局更为不易云。

《外史》中，姚四、谭金福、杨月楼，皆避难入京。而姚用实写，杨用虚写，谭则虚实参半。三篇文字，各不相犯，非熟读《水浒》不能措手。然《水浒》事迹离奇，不似《外史》之专写凡庸，更难出色，此等处，又成积薪之势矣。

《品花宝鉴》记杜琴言、苏蕙芳，性情举动，迥异恒流，犹是施耐庵、罗贯中描写英雄旧例。《外史》中之王瑶卿，几成后半部之主人翁，而述其生平，除技艺超群外，

若无所长。《宝鉴》之言虚而不实，《外史》之言实而不虚，于斯见之矣。然瑶卿之出色，亦正在此等处。宋人谓仁宗无所能，但能作皇帝；徽宗无所不能，但不能作皇帝。作者写瑶卿，殆师此意耳。

《外史》仅十之三四出于潘镜美，其余大抵陈墨香之笔耳。陈生平好作院本，其所撰述，凡百余种。李阿迦最赏其《钗头凤》一折，曾赠以诗曰：“曲意争矜玉茗堂，喉咙拗折不思量。凤城日日添歌管，协律谁如陈墨香。”而夫已氏肆其私见，乃妄诋陈为不甚佳，且并李讥之。是非颠倒，竟至于斯乎！但陈久已皈心佛氏，犹不舍此游戏小道。视潘之晚年，绝迹歌场，不无逊色。即谓攻之者，为当头棒喝，亦奚不可哉！调达害佛，于佛固未尝无利益，悻悻与争，恐不免贡高我慢之咎也。异时《外史》盛行，尤易腾人口说。昔仲尼日月，尚有问孔之王充，况虞初之支流，盖不能杜万世之评论矣。愿陈生勿诃议斯言。

清代禁演关帝戏。吴朔尝作小引云：“忠孝有传，褒姒是戒，况侑觞原属陶情，何演剧不思顾义，如今日酒筵妄演关圣之戏者。唯帝正气既已赞成，遐方更多钦仰，岂必往牒相传，不著声名而赫奕。试观今日崇祀，聿昭广貌以辉煌，未知何物佗父传奇，浸缀声容于剗剗，遂令从来俗子宴会，箕踞玩赏于俳優。观者竟以逢场何妨游戏，演者猥为当局，愈入迷离。令亘古英雄，作当筵优孟，于理不顺，于心不安。伏愿贤主，移奉客之诚心，以奉忠义，诘使藉欢投辖，并乞佳客推敬主之雅志，以敬神明，安可

取媚称觞！肃此遍告，俟稟同心。”当日之尊关如此，《外史》所载周祖培事，盖实有之，非出附会也。

近人多作剧谈，其勒为一书者则颇不多见。若演作评话，益难着手。倘非久与伶官周旋，安能述其起居，肖其口吻？何读者如躬亲其事，目见其人耶！而老于斯道者，类不能文，亦徒望洋兴叹而已。不意陈则兼而有之，此其所以能成一部奇观也，夫岂易言哉！

晚近清客，羨伶人之多金，动思鬻技。作者盖深惜之。故凡值出身客串者，辄加贬绝，意在示戒。非不悦于前人也。读者于此等处，不可囫囵吞枣，致负其苦口婆心。

《品花宝鉴》有袁瑶卿、苏蕙芳，皆假设也。若《外史》之王瑶卿、王蕙芳，则实有其人矣。王瑶卿后更名瑶青，李阿迦赠以联云：“瑶琴宝瑟天然好，青女素娥不老身。”既而谓人曰：“鹤顶格虽俗，幸语尚韵耳！”事在清亡后十余年，故《外史》不载。蕙芳曾坠水不死，易哭庵有句云：“可惜如花王紫稼，竟同捉月李青莲。”亦极工切。

《外史》第三十一回目云：“弱老伶渐失旧规模，生名旦将开新气象。”盖谓异日旦色之盛，自王瑶卿始也。特瑶卿之局面，犹未及后来梅兰芳、程硯秋、荀蕙生、尚小云四大名旦之宏远。说者以为瑶卿为项羽，四旦如刘季，比拟极当。《品花宝鉴》“花选”，本以袁氏为冠，后竟以杜琴言为第一人，不啻为王作一预兆。岂命名偶合，即不免同一遭际也。斯亦不可解矣。

《外史》叙旦色，不汙其阴私，想见其存心忠厚之至。且小说一涉淫邪，即为大雅所嫉。作者不写此类事，亦见文格之高。沈景倩不刊《金瓶梅》，世称其有识。镜芙、墨香盖习闻之矣。况美男破老，更甚于闺房之褻秽乎！

《外史》记善恶因果，亦偶作果敬叔《劝戒十录》口吻，与佛典儒书均不合，乃当时议论如此，非作者意也。

墨香之尊人子韬先生，好学而不著书，尝叙高慎庵诗云：“士君子读书谈道数十年，思出其所学，以弥纶天下之缺憾，使人人皆适其意，而无不平之鸣。其始志也。及遭逢不偶，目击时艰，而忠爱愤激之忧，固结盘郁于胸中，卒无以自解。于是不得已而寄之于言，其用心亦良苦矣。乃不忍不言，又不忍尽言。委曲其言，言人所不能言；慷慨其言，言人所不敢言。人之佩其言者，各合乎意中所欲言，谓不可以无是言；而言之者，方切切私虑，以为徒托空言，言之不如其勿言，其用心之苦，更何如哉！高慎庵封翁，天资卓犖，壮岁游京师，不能得其志，凡所游历，托诸诗以寄梗概。一腔热血，流溢于言表。自壬子迄庚申，作“碧云天远”七律八十首，敷陈时事，闻之足戒。此外，或即景抒怀，或咏史讽世，其言徘徊缠绵，皆有关于人心世道。读其诗者，当因其言以求其所以为言，然后可以知其不忍不言，且不欲徒托空言，而可与之言。封翁自序云：‘诗之外有事在，诗之内有人在。’盖已自言其立言之意矣。其哲嗣熙廷太史，近出封翁旧作，属赞数言，以言封翁之言。余不敏，何足以知封翁！但冀熙廷他日得